

鬼子屠刀下的幸存者

记韩阿梅死里逃生的经过

(一)

一九四一年六月，日寇在金山、平湖交界处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实施“三光”政策，妄图用暴力征服中国人民，以巩固其占领地区。

六月六日（农历五月十二日），日寇驻金卫地区的万田中队，纠集了一部分汪伪十三师和平军和金卫自卫队，分西、北两路进行“扫荡”。西路从金卫出发，经扶王埭、白沙湾、全公亭、全塘、衙前、新庙，再折向东，过界河，沿白泾河往北到李家廊下（这一路在金、平两县交址地段，是这次“扫荡”的重点）；北路从金卫到八字桥、钱圩、李家廊下，与西路军汇合。

鬼子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仅六日那天，在平湖县衙前的磨子桥一带，就集体屠杀了136人。七日（农历五月十三日），鬼子从衙前到新店镇、李家桥（现跃进大队），过界河，窜入我乡的刘堰、横召一带，再折回西，沿白泾河往北到李家廊下，与北路鬼子兵汇集。在那里，鬼子又一次进行了血腥大屠杀，把沿途被抓的二十八人杀死了二十七个。只有一个名叫韩阿梅的青年农民，在日寇屠刀下逃生。

(二)

韩阿梅是我乡三大队韩家宅基的农民。当时只有二十多岁，正是

身强力壮时候。七日中午，韩家宅上的农民听说日本兵已到达新庙，正向东移动，离韩家宅只有三华里左右，于是，都扶老携幼，陆续离家出走。韩阿梅把家务杂事料理好以后，出外观看动静。刚跨出家门，就听见界河那边传来了枪声和吆喝声，知道敌人已逼近他们村子，不能再待了，于是，他关上门，向东南方向疾走。谁知，他一出村子，就被几个敌伪军截住了。原来鬼子跨过界河桥后，向东窜入刘堰镇北的虎哨桥、横召一带，正在往西朝着白泾桥行进。韩阿梅往东南方向逃跑，恰恰迎头碰个正着。结果被鬼子上前绑住了。

鬼子从韩家宅出来，又在金姓房子里抓住了来不及逃跑的木匠金阿保及他的十三岁儿子金锦生。金阿保的七十多岁老母不顾一切地来拖住儿子、孙子，被鬼子当场用刺刀戳死在田角。到白泾桥后，鬼子将沿途抓来的二十一个中国同胞，排成一长串，个个都是五花大绑。各有一个日本兵或伪军拉住绳子的一端，唯恐逃跑；还用长绳子前后串连起来，韩阿梅排列在最后一个。

眼看这些连一个老婆婆也不放过的杀人魔鬼，韩阿梅知道被捕的人都凶多吉少，只有寻找机会逃跑。可是，双手被反剪绑住，绳子一端有一个伪军牵着，又有长绳子连结，一时难以脱身。

从白泾桥到李家廊下，约二华里左右。途中，韩阿梅一边暗暗地不断用手指拨解绳结，一边轻声向拉着他的伪军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是个种田的好百姓，家里还有老有小，行行方便吧……”那个伪军看了他一眼，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不料，这几句悄声

话被一边的一个鬼子听到了，他窜上来用枪托把韩阿梅敲了二下，大声咕呱了几句，夺过伪军手里的绳子，亲自押着。这样，要想在路上逃跑的希望是没有的了。侥幸的是自己正在暗暗拨动绳结没被鬼子发觉。

傍晚七点多钟，屠手们押着无辜的群众到达李家廊下。

(三)

李家廊下在钱圩镇西北约三华里（现双圩村），是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都是姓李的庄稼人。村子西边是白泾河，村东、村北也都是小河浜，三面环水。所以，村子的东南、西南各有一座木桥。它是钱圩到廊下的必经之路。

鬼子到达李家廊下以后，村子里还有许多来不及避开的农民被挨户搜出，从中又拉出七个人用绳索绑住，跟抓来的二十一人看押在一起。又把小孩、妇女赶到场地上，架起机枪，不准走动一步。

大约在九时左右，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在李家廊下开始了。坑 鬼子先拉出几个被抓的人，用刺刀逼着他们到村子河东大田里挖坑，挖好后，再押回原地。然后，鬼子队长命令一个鬼子在田岸上担任警戒，把二十八人排列好，都有鬼子兵押着，逐个拉出去杀害。每拉走一个以后，只几分钟时间，就听见河东传来了鬼子“呀！呀！”的嚎叫声和被害者的惨叫声……

终于轮到韩阿梅了！这时，他已经暗暗把绳结解开，双手能抽出来了，但他仍旧牢牢捏住，装做被紧缚的样子，心里想：能逃则逃，

真正逃不了，也要打他几拳，出出气。正因为他打定了主意，横下了心肠，所以情绪上反而镇定一些。当鬼子兵来拖他时，他就昂首走出村子，到了坑边，鬼子喝叫站住。在阴森惨淡的月光下，韩阿梅向坑里一看，只见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大堆尸体，有的手足还在颤动，有的喉咙里还在发出轻微的声响，血腥扑鼻，惨不忍睹。他悄悄侧过脸，目光注视着身后的鬼子，双手从绳索中抽出。只见来的鬼子端起装着刺刀的步枪，先是后退几步，然后发出“呀！呀！”的嚎叫，向着韩阿梅直刺过来。说时迟，那时快，韩阿梅早作提防，在鬼子猛扑过来的一瞬间，他迅速俯身跳入坑里，鬼子刺刀正从他耳边擦过，他顺手一把抓住枪筒，转过身子用力向下一拉，这个鬼子万没想到韩阿梅会有这样反抗，一股冲力过来，被韩阿梅猛力一拉，却扑了个空，身子立即失去重心，只听得一声怪叫，一个倒栽葱，两脚朝天，跌倒在坑里。韩阿梅已站起身子，随即狠击一拳，一脚踩在鬼子背上，乘势向上一跃，跳出土坑，向北飞奔几步，纵身一跃，跳入河浜。那个担任警戒的鬼子兵，被这突发的场面惊呆了，不知所措，比及醒悟过来，韩阿梅已经泅到对岸，消失在田野中了。

韩阿梅脱险后，更加痛恨日寇。不久，他毅然参加了新四军队伍——先遣支队，成为一名抗日战士。

钱圩 朱景龙、陆治钧

逃 难 琐 述

一九三七年秋季开学，我接了浏江中心小学校长庄学渊的聘书，到浏港去教书。

浏港中心校是金山县规模最小的完小，四级六员。当时，“八·一三”沪战打得正激烈，全面抗战的序幕已经拉开。我们学校教师，除正常进行教学外，还组织学生成立歌咏队、捐募队。放学后，几个老师就率领学生下乡宣传抗日，募集废铜烂铁，准备上交铸造枪炮打敌人。

大概在九月底或十月初，敌机轰炸松江火车站，死伤许多人。后来，学校西边小浏港里也丢了个炸弹，炸死一个船民。没几天，庄校长辞职，接任的校长是吴洁生。敌机来时，我们和学生一块儿到乡下躲避；敌机一去，我们又回来上课。课余还是宣传、捐募。

农历十月初三晚饭后，几个男老师到镇上去散步，回来后说：“汉奸活动十分猖獗，竟造谣说日寇已在金山嘴登陆了。”那时，我们青年人对抗日战争的艰巨性毫无认识，而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却十分坚定，以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很快就会战胜侵略者。

初四清晨，我刚起身洗漱时，就听见嗡嗡的敌机声。我对同寝室的教师毕善之说：“这么早就来敌机，今天怕上不成课了。”我俩跑到操场上观看时，见天空盘旋着三架敌机。不一会儿又发现三架，后

来又是三架，又是三架……顷刻间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敌机，马达声震耳欲聋。我们俩吓得上跑出校门，校门口遇到一个来上学的学生，我还叫他等敌机飞走了再来。男教师们也都跑出来了。大路上，无数的人都往乡下跑，有扛锄头的，有挑箱子的，有背包裹的，有抱儿牵女的。沿港的店家，用大麻袋挑了商品也往乡下赶路。我们几个教师都是光身一人，什么也没带。一路上只听人说：“河东日本鬼子已到了。”

一口气跑到大泥浜村，我们在一户农民家里歇了脚。我要求校长给我找一条渔船，让我回钱圩老家。可他说，鬼子已到朱泾大洋桥了，过不去；叫我随他一块儿逃。他找来一条渔船，把我们——全校教师带到朱泾北约三里的一个村庄名“水沟老”的他舅父家里。在那里他会到了从朱泾逃出来的一家老小——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

那天正巧教育局发放教薪。匆匆吃过中饭——也是早饭，吴校长和教导丁本强领工资去了。教师陈宗范是吴的姨甥，他也想回家（廊下），但吴要他留在姨妈身边照顾表弟妹。下午，毕的丈夫也来把妻子领走了。我不能走，只好和吴师母一家住在一起。

初五晚上，我们就看见正南方烟火冲天而起。农民们说：朱泾被占了。

村子西面不远有一条大路，路边就是安昌公墓。日本兵在那条大路日夜不停行军三天，偶而还听见枪声。据村民说：“安昌公墓不远田角里，有一具被敌人枪杀的尸体。”

到乡下后的头几天，敌寇忙于进军无暇下乡骚扰，所以还比较安定。但不久情况就恶化了。驻在宋泾的敌人，三三二二渡过小泖港，乡下来杀猪、宰牛、抓女人。“水沟老”离小泖港虽还有一段路，也不得安宁。为了躲避敌人，村民们在—个猪棚里垫上许多稻草，并把门框砌满了，猪棚的一面墙在竹园里，在那墙上挖一个洞，全村三四十名从十五六岁到五十岁以下的妇女（包括我们几个难民）爬进洞后，外面就把拆下的砖再砌好。从早到晚，老头们都在门口瞭望，一看到敌人马上叫我们爬进洞去。那个猪棚只有十来平方米大小，三四十人紧挤着坐在稻草上，腿也伸不直。吃饭由各家的男人老太送进洞来。有时到下午二三点钟还吃不到中饭，送进来的饭大都也是冰凉的。

我是近视眼，但逃难时不敢戴眼镜，望出来只是雾茫茫一片。晚上睡觉时，衣服都不脱，只解下一条过去农村男女都束的围身裙（向村民借的），把它一卷，连鞋子一块儿垫在头下做枕头。每晚都睡不好，一听见狗叫人就惊醒了。敌人本来只有白天来，但后来晚上也“光临”了——那一晚我们刚躺下不久，正迷迷糊糊时，忽然听见枪声，我们匆忙摸黑爬起，我束好围身裙，套上鞋，慌忙往竹园跑，一个挨一个钻进洞里。那一晚钻进洞后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敢出来。

敌人白天黑夜都来，“水沟老”不能再住下去了。附近有些“暗间”已被敌人发现。为了安全，吴师母决定带我一同逃到腰泾桥去。

记得那是个月黑夜，吴师母的亲戚帮她挑了被子包裹上路。我们既无手电，也无灯笼，摸黑走了好多时，还摆了一个渡。路上我好几

次几乎被摔倒。

腰泾桥是一个小集镇，大概逃到那里的人很多，所以市面很好。腰泾桥和“水沟老”不同，朱泾的敌人到那里要渡过两条河，路较远，所以不是天天来，来也只有二三个。敌人来了，我们就跑。陈宗范教师是当然的“哨兵”，他视力好，远远看见有人跑了就带领我们逃。我读书时不喜欢体育，跑起来最不行，总是落在末个。

有一天清晨，我们刚端起碗想吃早饭，忽然外面有人喊：“东洋兵来了！”我搁下碗筷就往外跑，枪声在后面响。我拼命跑，大家都不是在田岸上跑，而是直线往前冲。跑着跑着，我的鞋子掉了。我俯下身拾起鞋，来不及穿就赤脚在田里狂奔，只怕自己掉了队不认得归途。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我们终于在一个坟地边躺下来休息。周围除了我和吴师母一家人，谁也没有。太阳当头照着，风吹坟脚边的枯草飕飕响，周围宁静极了。我忽而感到脚底钻心地疼，一看，脚底里全是泥和血，原来稻根口子把我的脚底扎了无数小洞；可在拼命奔跑时，我连一点痛也感觉不到。那天我们在坟地里一直坐到日落西山，乌鸦归巢时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一步步挨回来。到“家”时，早已点上灯了。

在腰泾桥我住了十五天，有两个农民愿意送我回家。我们摆过三角渡，经过干巷镇，穿过亭子桥，终于回到了钱圩。

从学校光身跑出门到回家，足足一个半月，家里人都以为我已遇难了。

钱振华

生活在这“八年”里的我

(一)

纪生师兄：

阔别已有十多个春秋，从寄来的照片上看，你已是一个鬓发斑白的老人了。你问我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得怎么样？真叫一言难尽。一言以蔽之：历尽艰辛与坎坷。特别在日寇侵略的八年里，我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疲于奔命的极不安宁生活。

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初三清晨，浓雾蔽天，远远传来阵阵枪炮声。我仍去学校上课。十点钟左右，敌机不断在上空盘旋扫射，沿海居民携带老带幼，纷纷向干巷、吕巷方向逃难。午后，廊下镇上的气氛特别紧张，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在收拾细软准备逃难。下午，学校已无形停课，教师们坐立不安。我奔往患病在家的何修伦校长处（住五区头）请示。他表示：把收到的六十多元学费分发给教师，并出具证明，遣散为是。可是天不作美，午后下雨。傍晚，我与本初兄同去自卫团，不料入室两空，仅见一把大刀挂着。他前去拿下，说去退思庵哨岗参加守卫，叫我回家。我回到家里，只见爸爸已准备好一只小船，但仅能乘坐全家四人，只好丢下财物去乡下避难。

翌晨，我本想另借大船，准备载运衣物，不料廊下镇上突有剧烈炮声，继而镇上起火，火势蔓延，越来越大；又远远看到日寇大部队的李永贤向吕巷方向北移，行军直到下午五时才止。待我们回到镇上，

眼看镇中心的房屋，已全部废毁，废墟上冒烟。受难人家，无不痛哭流涕。我家的二楼二底二层的店铺与仁号，也遭厄难。东市梢孙道明老中医全家都被杀害；镇北农民张金木的妻子中流弹丧命，襁褓婴儿尚倒在血泊中啼哭。敌人惨无人道的暴行，使我们遭受极其深重的灾难。

学校被毁、停办，我顿时失了业；店铺住房付之一炬，爸妈经商无能为力。从此我家顷刻成为无家可归、生活无依无靠的难民。日寇侵略，使我全家人的生活陷入绝境。往后的生活怎么办？爸妈终日为此啼哭，全家沉浸在悲愤的气氛之中。

忆及当时情景，余痛未已。日寇罪行，实难尽书；以后遭遇，俟后细述。劫后你境况如何？也希一告为盼。

祝 你

愉快

弟夏平森上

1947年12月5日

(二)

纪生学兄：

您的信收到了，知道你也历尽千辛万苦，当时和几位同志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辗转到了西安……。读后不胜感慨。

下面继上信我再告情况一、二。当时我爸妈因住房、店铺被焚而

流连失所，不能重操旧业。我又失了业。这种凄惨的情景，向谁倾诉，向谁求助？有谁来关心？往后吃的住的怎么办？偌大的家庭大问题摆在面前，怎么办呢？

“穷则思变”，我一定要做生活的强者。年刚弱冠的我被迫改行从商。爸爸向亲友何侯清老中医租借了一间房子，暂时栖身；妈妈去新庙镇娘家商借了一些钱，准备做些小生意，从此我的小贩生涯开始了。

在战争年代中做小商贩可也不易。那时物价一日三涨，非得随时探询市场行情动态不可，要动足脑筋费尽心思，才勉强挣得一点钱维持生活。由于本钿太少，起初只能在干巷与平湖东门外（当时还没驻日本人）肩背步行贩卖一些蜡烛、香烟、火柴、糕饼、锡箔之类，后才能在镇上设摊，由爸妈看管。

向上海方向跑单帮，经常要受那些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和伪警察的种种欺凌。在经过封锁哨岗时，戒备森严，敌人百般刁难。尽管你强颜欢笑，还是常常没收我辛苦贩来的东西。当时敌伪规定每人进市区可带十五斤大米、一斤鸡蛋、一只鸡（或鸭）……；可带回红白糖一斤、香烟十小盒、火柴十小盒、糖果一斤……。但往往还是被卡住，甚至没收。一旦没收，那就连本带利全完了。

做小贩对身体也是够伤的。一次，我在松江火车站上车，车厢里、车厢顶上都是人，车把手上也拉着人。我好不容易才发现火车头前轨道板上没有人，就拉了上去。不料火车开动后，对面风越来越大，发

尘、砂砾迎面打来，朔风刺骨、全身颤抖。为了“生活”，只有咬紧牙关，用冻僵的手紧紧抓住栏杆不放，这样忍受了个把钟头，才到上海西站。这时人已精疲力尽，不能弹动，好久好久才得下车。此情此景，实难尽述。

如此折腾了二年，我家才先后在原恒孚昌南货店被烧的地基上盖起了两间草平房，摆摊改为小商店。谁能想到今后又会如何呢？

请您也再来信。专此敬祝

康乐

弟平森上

1948年3月4日

(三)

纪生学兄：

来信收到。知悉你曾托人介绍去纱厂做临时苦工，以维生计，这也未始不是谋生之道。但据说工人所过的也是牛马一般的生活。

上次与你谈到我家建了两间草屋、摆摊改店的事，谁能料到四年后又临到一场灾难！

四年后，我已二十四岁了，经人介绍，准备结婚。不料在婚期前五天（1941年8月28日），日本鬼子又到廊下地区进行大扫荡，我家新建的两间房屋，又尽葬火海。（第一次烧的是廊下镇中市塘桥以西至石狮子利人弄一带上下岸房子店面楼房连后埭三十六间，这

这次烧的是包括我家在内的中塘桥以东至马家汇桥的上下岸房子店面楼房连后埭七十四间)婚期逼近,财物又遭洗劫。按当时风俗,婚期不可更改。事出无奈,只得四处借贷,请人收拾火场。限于经济,婚事也只能草草了之,甚至连一只大床还是向山塘马老先生处借用的。

为了生活,我只得又借隔壁救火会的后半间作宿舍,白天在救火会门前又摆起了小摊头,仍由爸妈做买卖,我又操起小贩行当了。

一年后,我总算又攒了些钱,再盖起了两间平房。

当时廊下是个“真空”地区,国民党地下县政府及所属游击队还有各种番号的游击队常在镇南至沿海一带活动,也常来廊下镇。鬼子一来,他们就走了;鬼子一走,他们就来。人称廊下镇为“阴阳界”。一次,游击队在夜间去吕巷、干巷打了一下日本鬼子,白天鬼子就到廊下来进行反攻。由于我来不及脱身,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枪口对准我,问:“支那兵,哪里?”我吓得魂不附体,答非所问,挨了重打。后由商会人员向鬼子说是做生意的,才得释放。这次我简直是死里逃生。我深知做亡国奴之苦!不反抗,我们就无法活下去!

日寇不时骚扰廊下,当地人民受尽苦难。

一天中午,我和叶谢金汇桥贩米商何关金正在成交香烟、洋烛等物的时候,镇东枪声聚起,街上人顿时恐慌起来,向西乱跑。逃难的说是张堰的日本鬼子绕道钱圩从水路而来,正与驻扎在廊下镇附近的田子游击队接触。接着,枪声越来越密,我们不得不装好门板,全家人和何叔叔及望店的钮大先公公躲避在我家靠河的一间小屋里,

躺卧在地，一动不动。约三小时后，在枪声中听到街上有鬼子兵的皮鞋脚声，可见日本鬼子已经进镇。这时我的侄女仅八个月，不争气，哭个不停。我兄嫂为了大家安全，把她闷住嘴巴，不让出声。兄嫂表示：宁死小孩，也要保全八个大人的性命。但遭大家坚决反对，后用两条棉被盖上，才使哭声不向外传。我们两顿挨饿，提心吊胆地坐了一夜。直到翌晨街上有了老百姓声音，大家才走出了小屋。到家一看，家里的货物被日本鬼子装走了，灶锅里还撒了尿粪。你想，这是一种什么日子啊！

这次战斗很激烈，镇上好多人家的屋顶被打掉，镇北陈家坟地也被炮弹打成了一个大窟窿。据说这次有十六只赤膊船装满日本鬼子，双方兵士出动不少。后来我们晓得田胡子部队活捉到一个日本兵，被押随队到新仓南面去。

又有一次，在晚上十一点钟光景，我们突然听到街上有日本鬼子的皮鞋脚跑来跑去；到了下半夜，镇南乡下有了枪声，不久，街上也有枪声了。天亮后，我们听到街上有老百姓的声音才开了店门，听说西大街张家理发店门前打死了一个日本兵。有人说，这个好像是冯翻译，不象日本人。据说昨夜有一部分日本人在南圩村搜查了好多老百姓的家。有人说，这个冯翻译是张翻译打死的，又认说是日本人打死的。

生活在这恶劣的环境里，简直是度日如年。

祝你

愉快

弟平森上

1943年8月10

~14~

(四)

纪生学兄：

上次信上我谈了日寇扫荡廊下的情况，下面我还想谈谈我亲受的又一次迫害。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的一天，国民党游击队在吕巷镇东南乡下打死了吕巷镇上汪伪警察所到乡下勒索的一个伪警察。这天下半夜，驻吕巷的日本鬼子带着汪伪警察从吕巷向东南出发，沿途搜查。至清晨到达万春桥小集镇，把仅有的几间房子全烧了。再折向西到廊下。这时，因为没有枪声，大家毫不介意，及至发觉，他们已经进镇了。当他们走过我的店门时，突然其中一个伪警官命令手下把我拉走，他对日本鬼子说：“呵哩格，支那兵！”他们把我带到西市梢，连同在茶馆里拉出来的茶客七个人，合铐上四副洋铐（我认识和我合铐的有浙江新庙乡秋浜村的顾恩弟叔叔）。这个时候，我吓得魂不附体，想到拉到吕巷宪兵队去的人，听说先放军犬来咬，再由鬼子拉出来拳打脚踢，以至杀害，这我怎么受得了！幸亏我爸妈在万急之下去央请廊下商会（又叫维持会、乡公所）的人，用约一石米的钞票，塞进翻译袋里，才叫翻译对日本鬼子队长说情。鬼子队长看了我们的手心，顿了一会，又叽哩咕噜说了几声，然后板着脸大声说：“开路、开路！”此情此景，恍如昨日。

还有一次，一个日本鬼子的翻译走进店堂，叫我到内屋里，对我说：“借十石米，三天之内要给我。你通游击队，不给我，要带人！”

我无论怎么解说他也不理睬。这急得我坐立不安。当夜全家人商量结果，都认为“走”为上策。于是等到天亮，我们留下爸妈，自己往上海去“避风头”。后来由爸妈给了约二石米的钱，才算不提此事。

老兄，在家乡沦陷的八年里，我过的是非人的日子。要讲的话，还多着呢。但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华民族是不屈的，人民的脊梁是压不垮的。压迫、屠杀，只能激起千万人的仇恨之火。最后，日寇惨败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了。我又获得了新生，并被任命为廊下中心小学校长，重又踏上了教育岗位。

请多多来信赐教。敬祝
健康

弟平森上

1948年12月3日